

杨洁
著

楊潔自述

我的九九八十一難

82

版《西游记》导演杨洁
首部自传

施公题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杨洁自述： 我的九九八十一难

杨洁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洁自述:我的九九八十一难 /杨洁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300-18396-1

I. ①杨… II. ①杨… III. ①杨洁—自传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1661 号



杨洁自述——我的九九八十一难

杨洁 著

Yangjie Zishu: Wode Jiujiubashiyin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51502011

编辑热线:010-51502037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65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28 插页 1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23 000 定 价 49.80 元

► 前 言

岁月蹉跎，时间的脚步永不停留，弹指间我已到了老年！回首往事，我这一生也算有声有色：有得意、有失意，有辉煌、有失落，有快乐、有悲伤，有经验、有教训……该有的都有了，没有的也不奢望。命运就是这样，我不能抱怨，虽然不满足，可是时间不容我再有机会去改变什么。人不信命运也得信，它左右着你，让你跟随它的轨迹走。于是，这一生就这样过去了！

老年时，总想回忆点儿往事。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东西，对别人不算什么，虽然它们构成了我的一生。有时，我会对王崇秋讲上几句，他很感兴趣，希望我把它们写出来。但我笑话他：“写出来，谁看呢？也就是你爱看。”的确，谁会关心这些陈年旧事？一辈子的事，只有自己知道就行了。没想到的是，2008年阳光卫视记者小王的采访，改变了我的想法。采访中涉及一些我小时候的事，他听得津津有味，要求我“多谈些！多谈些！”那次采访持续了两天。我没有想到，他居然会对这样的旧事产生那么浓厚的兴趣！它们编成了四集专题《亲历》，在电视台连续播出。事后，不少人向我表示，希望我把这些往事整理出来。这件事让我动了心——原来它们还不是毫无价值。但是写出一生的事情毕竟太大，我做得完吗？几次动笔，又几次搁下……只有王崇秋坚决地鼓励我写下去。我对他说：“现在的时代不是读书的时代，也许我费劲写出来的结果，读者只有你一个人；那它就算是写给你一个人的书吧。”

我的 九牛一雞 楊潔自述

目 录

我的父母我的家 1 第一章

- 一、我的童年 002
- 二、逃亡生活 010
- 三、梦的形成 012
- 四、对延安的憧憬 023

踏进革命队伍 31 第二章

- 一、在重庆中国共产党办事处 032
- 二、我有了新朋友 039

这里是延安 49 第三章

- 一、又见罗镇涛 054
- 二、我的小姨 059

奔向晋察冀 69 第四章

- 一、华北联大的日子 072
- 二、当上了文艺兵 077

当上了播音员 87 第五章

- 一、晋察冀广播电台 088
- 二、陕北台 091
- 三、济南台 094
- 四、青岛台 103

第六章 121 编辑，非我所愿

第七章 133 开始电视生涯

- 一、初创时期 134
- 二、文艺组的试播阶段 138
- 三、步入正轨 145
- 四、参加“四清” 151

第八章 155 疯狂的年代

- 一、无所适从 156
- 二、革命？“反革命”？ 163
- 三、“防空洞”也不保险 166
- 四、不同寻常的婚姻 170
- 五、在“反革命”边缘 172
- 六、小姨妈的悲剧 175
- 七、样板戏 180
- 八、秘密任务 184

第九章 197 “春天”里的“冬天”

- 一、地覆天翻 198
- 二、乍暖还寒 204
- 三、最难将息 209

第十章 215 我的夙愿——《西游记》

- 一、喜从天降 216
- 二、取经路在哪里 219
- 三、《西游记》的人物谱 224
- 四、牛刀初试 244
- 五、拍摄拾零 251

六、洞中日月	264
七、特技的玄虚	271
八、我们的团队	281
九、如何比较	288
十、在泰国	294
十一、山雨欲来	297
十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	314
十三、龙驹悲歌	319

八年方成《司马迁》 327 第十一章

一百万拍了部《朱元璋》 363 第十二章

一、小戏也不容易	364
二、一百万拍了部《朱元璋》	369
三、《西施》之我见	377
四、与作曲家姚明的合作	380

再续《西游记》 389 第十三章

没有实现的愿望 405 第十四章

见识世界，解放心灵 413 第十五章

一、欧洲之旅	414
二、“金猴闹春”在美国	427

最后的港湾 433 第十六章

第一章

我的父母我的家

► 已经到了深夜，父亲还在娓娓地讲着。他的神情并不激动，但不时声音有些哽咽。每到这时，他就端起酒杯，喝上一口。我知道，爸爸是在掩饰他的感情。

一、我的童年

童年应该是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有父母的爱护、小朋友的陪伴，有上学的兴奋、放学的快乐，无忧无虑，没有任何压力……但我却少了很多这样的童年时光，因为父亲太重视我的教育。我没有上过学校，没有玩伴，没有同学，没有朋友……我的童年既无趣又短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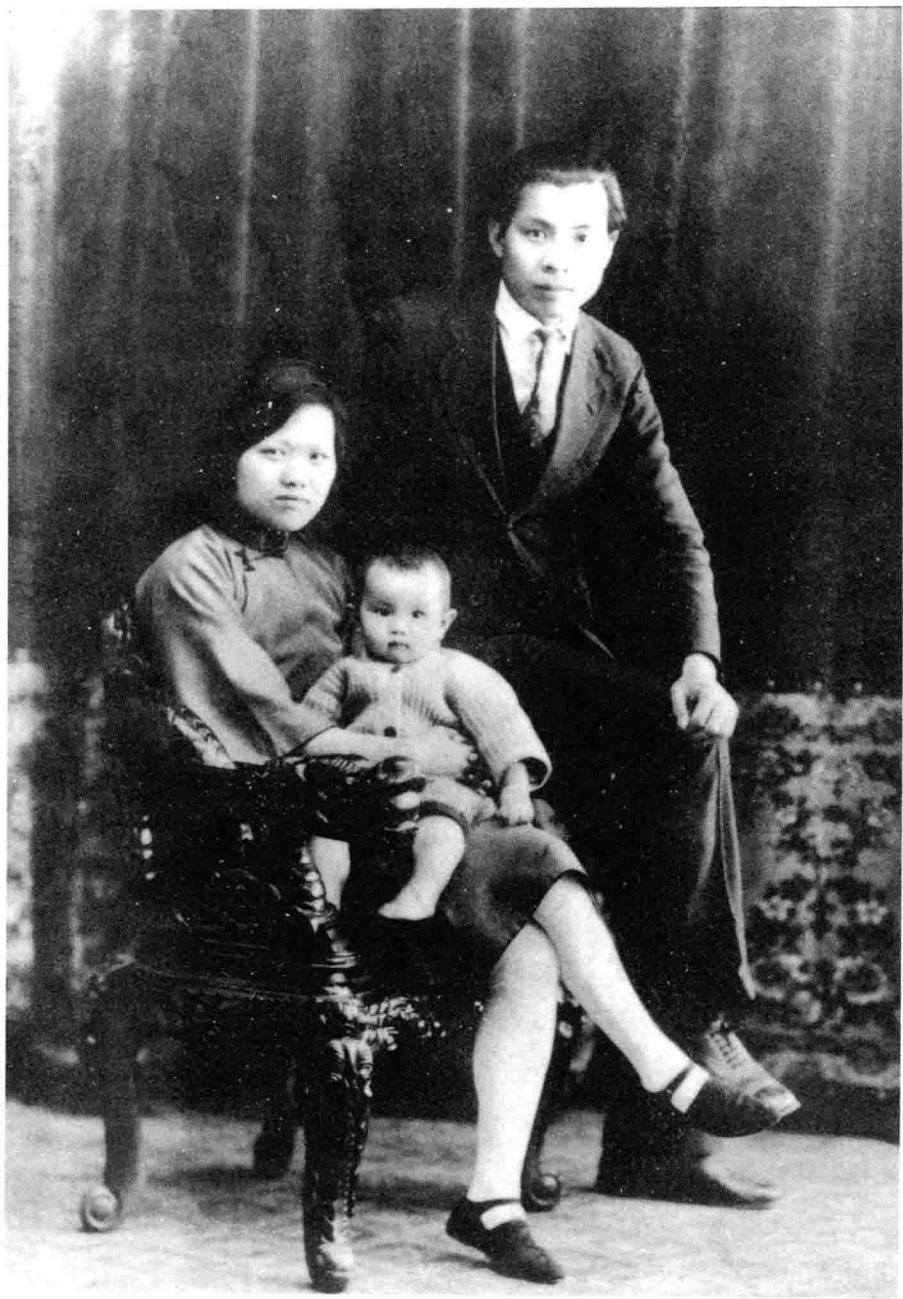
父亲不让我上学，他觉得学校对我没用。还不到三岁，父亲就开始教我认字。四岁时，在上海，由于一些朋友的建议，父亲让我进了附近的一所小学。但我只背上书包三天，就被父亲勒令停学回家！接下来的许多天里我都是站在门口，望着那些背着书包从我家门口经过的孩子，羡慕不已。

12岁 时，我们住在成都。为了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我们搬到离城15里的乡下——土桥村。父亲的朋友张致和、萧华清伯伯多次劝告他：应该让我上学，不然学习太片面，不与社会接触，对孩子的成长不利……父亲只得让我上了中学。在学校，我的语文大大超过同班生，算术却一点儿都不懂。于是，父亲又不许我去学校了。他认为：上学校纯粹是耽误时间！不会数学没关系，只要背会九九乘法表，买东西不给错钱就行了。所以我的学历就只有三天小学、六天中学！

父亲对我的教育是特别的。

在那久远得如云如烟的七十多年前，我清晰地记住了一些可笑的儿童心理的片段：

1933年，在我四岁的时候，父亲在上海办着辛垦书店。我常常听到他和他的朋友们谈起许多要“革命”的话题，也知道了“革命”就是“帮助无产者翻身”，“无产者”就是穷人。



► 父亲、母亲与半岁时的我

一天，父母亲带我去一个朋友家。因为是第一次去，那位伯母给了我五块钱见面礼。虽然那时的五块钱是个不小的数目，但对我来讲，它并没有什么意义。当着外人的面，母亲还没来得及没收，我就挥舞着它，连蹦带跳地跑到门外去玩了。门外正好有个乞讨的老太婆，她花白头发，衣服破烂，挽着个篮子，手里端着个破碗，简直就是图画书上的穷苦老乞丐。我立刻把手里的五块钱给了她。没等老太太向我道谢，我就兴高采烈地跑回屋子里，对爸爸讲：“爸爸！我革了命了！”

爸爸没听明白：“什么？”

我大声讲：“我革了一个命！我把钱给了门口要饭的老太太了！”

妈妈一听就急了：“你这孩子！”她赶紧跑出去。

妈妈把我给老太太的钱追回来了，只给了她几毛钱作为补偿。

回家以后，我挨了妈妈一顿骂：“谁叫你把这么多钱随便给人的？”

我不服气：“怎么啦？你们不是总说要帮助无产者吗？那个老太太不就是无产者吗？”

爸爸说：“‘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解救所有的穷苦人，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地去帮，穷人那么多，你帮得过来吗……”

我还是不懂：什么是阶级？阶级在哪儿呢？那老太太那么可怜，钱给了她，怎么就不对呢？

日本人要进攻中国了，上海的形势越来越紧张。

一天，我们去商店买东西，路过离我们家不远的“大世界”娱乐场。那里已经不再歌舞升平，里面挤满了难民。回家后，我在窗前洗手，看见一架飞机从我们头上很低地飞过去，声音大得吓人，紧接着飞机上掉下来一个黑东西。我惊叫起来：“飞机丢炸弹了！”

话音还没落，炸弹就炸开了！爆炸声震耳欲聋，顿时烟火腾起，我们的房屋也在震动！

爸爸跑到窗前：“是‘大世界’！”

我目瞪口呆，那里还有那么多的难民啊！

后来听说是中国自己的飞机，受了伤，无法继续飞行，飞行员本想把炸



► 七岁时与王侠（右）在上海

弹却在空旷的跑马场，但因为风向问题，误炸了“大世界”。

为了安全，我们搬到了法租界，租住了一个小别墅。比起以前的居住条件可是好得多了，我从来没有住过这么好的房子，最喜欢的是二楼上的小阳台，可以趴在上面看风景。

我常听父亲对他的学生讲：“日本侵略中国，日本士兵只是炮灰。他们并不真正需要战争。……他们离开家乡，离开亲人，跑到这里来，并不是真心情愿，……发起战争的是日本天皇和高官……”

听了这些话，我觉得日本兵可怜。我把这些话按照自己的理解，讲给那

时住在我们家里的周阿姨的女儿听。她比我小一岁，妈妈叫她“娥儿”。她听了我讲的“道理”，半懂不懂地眨巴着眼。

在我家的阳台上，可以看到后花园外的马路。每天早上路上会准时有日本的军车开过。军车上坐着满满的日本兵，他们面对面坐在车上，全副武装，荷枪实弹，怪吓人的。我们两个站在阳台上，大着胆子向那些日本兵挥手，后来，那些日本兵居然也主动向我们挥手。

我很高兴地对她说：“看见了吗？我们对他们友好，他们就不跟我们打仗了……”

我们的“睦邻政策”进行了好几天。爸爸不知道我们一大早在阳台上干什么，特地跑来观察，发现了我们的鬼把戏。我被他一把揪住衣领，拖进了房间：“你们在干什么？向日本兵打招呼！想当汉奸哪？”

我理直气壮地跟爸爸争辩：“你不是说日本兵也不愿意打仗吗？我们跟他们友好，他们不就不打我们了吗？”

妈妈说：“嗨！他们是把你们当成日本孩子了（我们住在租界里，经常穿的是海军服样式的有着翻领的蓝白色短裙，日本孩子也穿这种衣服）。”

我的一通歪理，反倒把爸爸说得笑起来：“一知半解！以后不许偷听大人的谈话！也不许再这么干了！”

因为房子比较大，爸爸的两个学生住到了我们家里。他们对我特别好，当着父母都是笑眯眯地叫我“小妹妹”，每天回来总要带点小东西送我，不是吃的就是玩的。我特别喜欢他们，每天都盼着他们回来。

一个下雨的晚上，爸爸妈妈都在楼上睡下了，我还赖在楼下等他们回来，不知他们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东西。开门声响起，我急忙跑去迎接他们。他们一进来，我就上去抱住其中的一个的腿，一面亲热地欢叫着：“大哥哥回来了！”一面揪着他欢蹦乱跳。

忽然一声低声的怒斥：“走开！讨厌！”

我吃惊地抬起头，发现那个对我最好的“大哥哥”恶狠狠地瞪着我。这凶神恶煞的目光我从来不曾见过，我觉得他变成了恶魔！我恐惧地撒开手，飞快地跑到我的小房间里，蒙上了头。

第二天早饭时，那个“大哥哥”像没事人一样笑嘻嘻地又拿出了一样小东西送给我，可我背着手不接。

我的一反常态被爸爸发现了。事后，他问我：“为什么不理他？没礼貌！”

我郑重其事地告诉爸爸：“他是个叛徒！”我把昨天晚上的事告诉了爸爸。爸爸只是一笑：“什么叛徒，你把人家缠烦了。”爸爸居然不相信，真让我生气！

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个凶恶的眼神，它使我这个几岁的孩子第一次领会到什么叫当人一面背人一面，知道了人有多么可怕的两面性。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感觉到我的敌意，那两个“大哥哥”不久就搬走了。

我三岁时，刚识字不多，父亲就给我买了小学的语文课本。我很快地读完了三年级的语文，从中认识了不少字。后来，父亲又买来了《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希腊神话》……

我觉得看书是最大的乐趣。父亲的辛星书店的二楼有一个仓库，堆积着各种各样的书籍。我像个耗子一样爬在书堆上翻找我读得懂的书。记得第一次看《红楼梦》就在那里。每次离开书店，我都是灰头土脸，一身脏。

父亲规定我每天写日记，说有可记的事就记，没有的话就写感想、心得，什么都行，但是必须最少写五百字，多则不限。他想以此来锻炼我的写作能力。

妈妈告诉我一个秘密：父亲以前在法国读书时，有个法国女孩特别喜欢他，甚至要和爸爸结婚。但爸爸因为要回国参加“革命”，一直没有答应她。后来爸爸真的回国了，她还要跟着回来……

我非常好奇：“如果爸爸真的和那个法国女的结婚，我就得叫她妈妈了？”

妈妈说：“那就没有你了！”

“我哪儿去了？”

“那就是别的孩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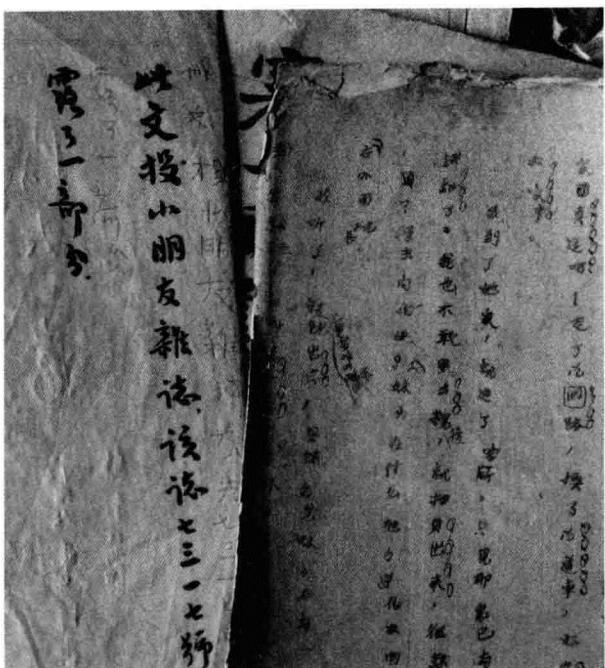
这段谈话使我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太危险了！爸爸要是没有和妈妈结婚，我就不是我了？这眼前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我的存在，不是太偶然了吗？



► 儿时的作文

不久，父亲的一个朋友请吃饭。父母亲带着我去赴宴。酒店的楼上人很多，抽烟的、喝酒的，满屋烟雾腾腾。大人的谈话听起来一点儿意思也没有，我便要求到楼下去玩。

外面下着雨。我站在门口，望着淅淅沥沥的雨点落在门口的流水沟里，激起一个个小水泡。水泡映着灯光，看起来五光十色，但马上就破了。我想起前几天，父母亲当着我的面，谈起过他们的一个朋友死去的事。我问爸爸，“什么是死？”爸爸说：“死就是一个人永远睡着，再也不会醒过来！”他还说：“谁都会死的，这是自然规律，人人平等。”又想起爸爸和那个法国女人的事……我蹲下看着那一个个不断地出现又不断地消失的水泡……我思考：它们和人的生命一样！既然都是要死的，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既然知道结局就是死，就得埋到地下去，这些人为什么不害怕？怎么还快乐的起来呢？……我脑瓜里闪现了无数个问题，并且想出了几句押韵的小“诗”，内



► 父亲在我作文上的批示

容大致是人生就像水泡，转眼就会消失……

我急忙跑到楼上，把我的小“诗”告诉爸爸。爸爸就像不认识我一样，注视了我一会儿说：“太悲观了！怎么有这种想法？”他把这个小“诗”告诉了在座的朋友，那些叔叔伯伯们都称赞我是“神童”、“天才”……直夸得我不好意思。

由这次起，父亲就抓紧了我的学习，不许我看文艺书，说是要把我培养成一个“专业革命家”！并且爸爸走到哪里，都向朋友宣传我是他的“神童”！

记得在五岁时，我得了一场病，进医院住了两天。出来以后，我把这次经历写了出来，自己取名《一场大病》。父亲看了大为赞赏，马上寄到当时的流行刊物《小朋友》去。他们登了出来，还寄来两块大洋的稿费！父亲说：“你是我们家第一个卖稿子的！”特地奖赏我看了一场电影。

一次，父亲把鲁迅的书《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给我。看书过程中，祥林嫂、阿Q、孔乙己……这些人物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在《药》里面，杀人刑场上居然有人拿着馒头去沾上人血来吃令我大惑不解。我问父亲：“为什么要吃人的血呢？”

父亲说：“它描写封建社会人们的愚昧，和人吃人的残忍。”

我没听懂，问父亲：“人血真能治病吗？”

父亲没有回答我，只是说：“鲁迅的书意义很深，你现在不懂。”

他的回答我不满意。

我喜欢电影。父亲规定我可以看进步电影，像《大路》《三毛流浪记》《塞上风云》等，但要求我每看一个电影就必须写出里面的故事来，写完了，才可以看下一部。所以我对于写电影故事特别积极。每次我写的东西到了父亲手里，他都认真地看，见到写得好的地方，他就加以圈点，还写批语。就这样，写呀、写呀，到了七岁时，这样的“文章”已经有五万多字了。

二、逃亡生活

抗战开始后，我八岁了。爸爸先期离开了上海，妈妈说他到南京去办重要的事。我和妈妈在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下，逃离了上海。我抱着我的洋娃娃（别人送的我唯一的玩具），被妈妈拉着在拥挤的人群中跳下站台，跑过火车道，去追赶另一列火车。我被铁轨绊了一个跟头，妈妈哭喊着拼命把我拉起来，不然我很可能被狂奔的人群踩在脚下！

我们在南京时，没有见到父亲，只得在他的一个朋友陈同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统战部部长）家里落脚。一天，陈同生领来了一个周惠年阿姨。她有一个小孩——“求同”。妈妈告诉我：他是在监狱里生的，所以他